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燕憲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錄舉人臣徐元宸

監生臣鄭嶠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四

道統三

程子門人

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以下總論

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

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

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以和靖云見伊川不曾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和靖云見伊川說謝顯道好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某看来其閒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

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

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為一醫者善用鍼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為難治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来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存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

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来所以有成某看来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

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别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録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来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

必煞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鄭曰亦念金剛經他因趙相入侍講筵那時都說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荅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荅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爾此處更當下兩語

却住了他也因患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太粗疎李先生甚輕之来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粗疎處張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樸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文五六篇其詩都似禪緣他初是行者出身郭沖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閒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彦道鮑若雨那時溫州多有人然都

無立作王信伯乖鄭問他說中無倚著又不取龜山不偏說何也曰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只上蔡處講得此子來議論全似上蔡如獲麟以天自處等曾漸又胡文定處講得此子曰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都是勉強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漸多是禪

問郭沖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

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来語孟中庸說先生猶或以為疎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以上

語類十條

謝楊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

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葢世固有人聦明辨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録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答汪尚書

某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為學之方有不同者因

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胡氏曰物物致察宛轉歸己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程子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物而衆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脱然有貫通處又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然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却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

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来自然是别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内習之既久自

然有所得也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唯尹氏之言為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

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詒云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以上文集

二條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論呂與叔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来以下論謝顯道

謝氏謂去得矜字後来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

問謝氏以覺訓仁謂仁為活物要於日用中覺得活物便見仁體而先生不取其說何也曰若是識得仁體則所謂覺所謂活物皆可通也但他說得自有病痛畢竟如何是覺又如何是活物又却別將此箇意思去覺那箇活物方寸紛擾何以為仁如說克己復禮已在何處克又如何豈可以活物覺之而已也

上蔡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

國秀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形名度數之閒行得来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形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如上蔡說便非曾子籩豆則

有司存本末並見之意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泥於形名度數亦只整頓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辨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辨以上語類八條

上蔡堯舜事業橫在胷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做了底事業橫在胷中則世閒無此等小器量底堯舜若

說學者則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翫索要識得他底藴自家分上一一要用豈可不存留在胷次耶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葢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胷中曠然無一豪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為易做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來諭有懲創太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答吕伯恭别紙

○文集

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之亦不較其簡率皆如此以下論楊中立

問龜山晚歲一出為士子詬駡果有之否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毁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毁之當時

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以上語類二條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書楊龜山帖後

問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曰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滚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必然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答萬

正淳。以上文集二條

游定夫德性甚好以下論游定夫

游定夫㢡廟初為察院忽申本臺乞外如所請志完駭之定夫云公何見之晚如公亦豈能久此

胡氏記侯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閒斷此說好以下論侯師聖。以上語類三條

侯子論語抄畢内上其閒誤字顯然者已輒為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别有

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錄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狂妄輒爾輕議前輩可謂不韙然亦講學之一端所不得避與張欽夫別紙○文集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

夫終被他做得成以下論尹彦明

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以上語類三條

和靖兩書昔常見之其謹於傳疑之意則是而遂欲禁

絕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時為無此說以傳為案經為斷為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聞而欲一以已所聞者槩之之失也春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此說復何謂乎況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為明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此意也又門人所記有荅黄聱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者蓋見於兩家

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為案經為斷之意而豈二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推此兩條則凡和靖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他人聞之而和靖亦未聞耳今疑信未分而不復思繹遽以一偏之説盡廢衆人所傳之書似不若盡存其説而深思熟講以考其真偽得失之為善也況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聞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但在人自著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

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為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錄不可廢之驗幸更深察之（答韓無咎）

論語尹先生說句句有意味可更翫之不可以為常談而忽之也（答許順之○以上文集二條）

張思叔與人作思堂記言世間事有當思者有不當思者利害生死不當思也如見某物而思終始之云云此當思也（論張思叔）

郭子和性論與五峰相類其言曰目視耳聽性也此語

非也視明而聽聰乃性也箕子分明說視曰明聽曰聰若以視聽為性與僧家作用是性何異五峰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君子小人者天理人欲而已矣亦不是蓋好善惡惡乃性也論郭立之

○以上語類二條

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

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為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考至於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彖之而然耶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

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為所悞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論呂原明答林擇之。文集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他資質好在太學中也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嘗得潁昌一士人忘其姓名問學多得此人警發後

為荆門教授龜山與之為代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入為國子博士出来便為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既到湖北遂遣人送書與上蔡上蔡既受書文定乃往見之入境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論理上蔡既受他書也是難為出来接他既入縣遂先脩後進禮見之畢竟文定之學後来得於上蔡者為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游楊二公看来游定

夫後来也是郎當誠有不滿人意處頃嘗見定夫集極説得醜差盡背其師説更説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峰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為程門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誠如其言以下論胡康侯○雖非門人而嘗見謝楊今附○子姪附

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已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已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

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

原仲説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寛字者於冊上以觀翫從此後遂不性急矣

胡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

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論胡明仲

胡籍溪人物好沈静謹嚴只是講學不透論胡原仲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来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以下論胡仁仲

游楊之後多為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皆然和仲

不屈於秦仁仲直却其招不往

知言疑義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無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

做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裏有那理五峰謂性立天下之有說得好情效天下之動效如效死效力之效是自力形出也

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仲思問五峰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為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寛字伊川荅與叔中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疑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事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

賢書初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如誠如中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

問言中則誠與仁亦在其內否曰不可如此看若可混併則聖賢已自混併了須逐句看他言誠時便主在實理發育流行處言性時便主在寂然不動處言心時便主在生發處

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

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五峰云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作同體或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

五峰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其言曰性猶水也善其水之下乎情其水之瀾乎

欲其水之波浪乎乍看似亦好細看不然如瀾與波浪何别渠又包了情欲在性中所以其説如此

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惟伊

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如何曰下句尚可上句有病蓋行處容或可同而其情則本不同也至於體用豈可言異觀天理人欲所以不同者其本原元自不同何待用也胡氏之學大率於大本處看不分曉故鋭於闢異端而不免自入一脚也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曰如何天理人欲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却是一團人欲窠

子將甚麼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為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為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即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脈以上語類二十條

知言性之所以一初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別本有之尚疑其悞繼而遍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一之意如子

思子曰一章是也故恐實謂性有差別遂依別本添入不字今旣遺藁無之則當改正但其他說性不一處愈使人不能無疑耳昨来知言疑義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為然否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峰雖言

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耶某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為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峰既推之太過而来諭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為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

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答胡廣仲文集

楊氏門人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以下論羅仲素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

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
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豪釐體用明白
羅先生探索本源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
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
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
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
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
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

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豪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以上語類二條

羅氏門人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以下論李愿中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来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先生荅之云云

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

就辟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来却收拾得恁地純粹所以難及

正蒙知言之類學者更須被他汨沒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文字及看此等舊嘗看正蒙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辯論邪正蓋皆不可無也無之即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

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椄本行之待其著察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

再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先生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来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来亦是如此

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又理會不

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以上

語類十一條

先生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豪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

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閒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説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黄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閒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

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延平先生李公行狀○文集

胡氏門人

或問南軒云行之至則知益明知既明則行益至此意

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學者工夫當並進不可推泥牽連下梢成兩下擔閣然二者都要用功則成就時二者自相資益矣以下論張敬夫

王壬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𩜾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

便從謹獨處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始得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秖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

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程先生語錄某却看得易傳看不得南軒曰何故林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孔子說易不然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

是甚髙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議南軒祭禮曰欽夫信忒猛又學胡氏云云有一般没人情底學問嘗謂欽夫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於事上也略審覆行亦何害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閑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以上語類六條

公之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右文殿脩撰張公神道碑○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五

道統四

自論為學工夫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

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

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

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閒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此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

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来其閒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愨實處方已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

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汎汎處多闊略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摸得些渣滓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

凡看文字諸家説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説如彼楊龜山之説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吕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横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公有誰鞭辟畢竟是自要讀書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量過伊

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来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只是為公孫丑不識浩然之氣故教之養氣工夫緩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於無著摸處用功也某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来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

也

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胷中自是灑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在別處去但一劄眼閒便不見才覺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難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

近日已覺向来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

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涵泳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絶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

某嘗說看文字須如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下得工夫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

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説出来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説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説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

某尋常莫説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説道理底某便不敢説他説得不是且將他説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

最得此力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塙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

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説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顔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豪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荅顔子克己復禮為仁據他説時只這一

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顔子才問仁便

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

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

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

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来弄得直

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

味顛蹷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

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来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

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蹷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

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来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来讀讀来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

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説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

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豪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見

某少時為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得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别用青筆抹出又熟得其要領乃用

黄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胷中自是灑落

先生多有不可為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為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漢卿云味道煞篤實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

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為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脈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為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時便銳然欲學聖人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

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来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為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以上語類三十條

道閒與季通講論因悟向来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説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来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向来所聞誨諭諸説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自今改之異時相見幸老兄驗其進否而警策之也答呂伯恭

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説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説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

肯放下而某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已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答項平父

某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閒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真不妄也答陳正己

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葢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閒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者葢欲寡其過而未能也答江元適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悦懌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

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洎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汩沒浸漬今則兀然為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五條

論自著書已入四書六經者不重出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以上語類三條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荅應仁仲文集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

當時欲脩後来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

先生因編孟子要指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来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穿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来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以上語類二條

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為古今集解矣既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略下手會冗中輟他時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

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脩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并俟他日淵源聞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李文之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閒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答何叔京○文集

大凡文字上古聖賢說底便不差到得周程張邵們說得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某初要節一本中庸集

略更下手不得其閒或有一節說得好第二節便差底又有說得似好而又說從別處去底然而看得他們說多却覺煞得力語類

示及三書感感誠立誠通之論誠如尊諭不敢多遜竊意自有此書無人與之思索至此西銘太極諸說亦皆積數十年之功無一字出私意釋氏以胷襟流出為極則以今觀之天地之閒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夾雜自

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〇答黃叔張文集

問林兄看小學如何林舉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先生曰人既自有這良能良知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就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語類

小學書曾為整頓否幸早為之尋便見寄幸幸昨來奉

報只欲如此閒所編者令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令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汎乃佳如管仲畏威如疾之語心每愛之文章尤不可汎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子細決擇敘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澀難讀恐非啟蒙之具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詠易入心最為有益也來

諭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吾輩主張然立言垂訓事關久遠亦豈當避此嫌耶其詳雖已見於近思然其一言半句灼然親切不可不使後學早聞而先入者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若只欲其合於世俗而使庸人愛之則符讀書城南一篇足矣何事勞吾人措摭之功哉答劉子澄○文集

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

因論近思錄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見意謂易傳已自成書以上語類四條

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

甞欲别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為數篇其目曰正静曰
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寛惠曰講學
班氏書可取者亦删取之如正静篇即如杜子美秉
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
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寛惠謂逮下無疾妬凡御下
之事病倦不能檢閲幸更為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即
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
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為

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 ○答劉子澄 文集

說編通鑑綱目尚未成文字因言伯恭大事記忒藏頭亢腦如摶謎相似又解題之類亦太多

溫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

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存者皆愚

暗豈可恃因説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

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仁傑然畢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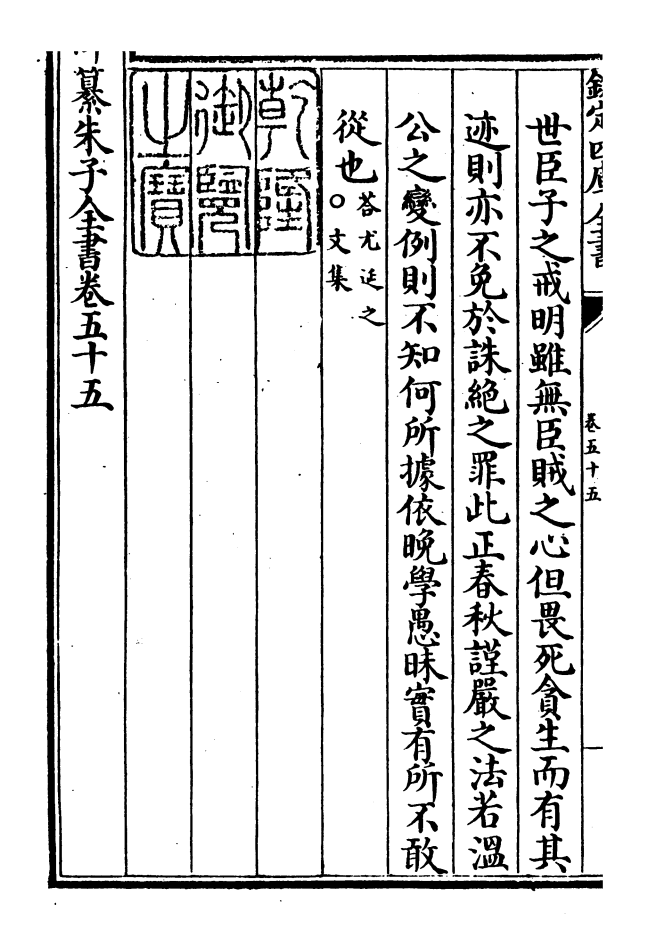
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

月日狄仁傑死也以上語類三條

垂諭揚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

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

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



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絶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答尤延之○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燕謙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錄監生臣鄭　璠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六

道統五

自著書序䟦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葢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禀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聦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

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此

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彞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凌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

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没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

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

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某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某序大學章句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別一篇魯共王毀孔子舊宅得之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二篇魏何晏等集漢

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本朝至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侃疏約而脩之以為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葢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為之下者顧其所以為說又未能卓然不叛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狢而適戎蠻也當此

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為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某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為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書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儔

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删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為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為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之說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

能為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是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乎是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論語要義序

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為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為說本非為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略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徧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為删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

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閒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略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為他人發也論語訓蒙口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

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鶩於髙遠者則又支離蹐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

謂至矣閒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吕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

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玆其所以奮乎百世絶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顔曽也今録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閒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

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托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

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語孟集義序○初曰精義後改名集義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盖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来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

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閒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

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顔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

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奥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

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

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其自早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删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别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

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某序中庸章句序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

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閒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旨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

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彛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豪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洒

掃應對入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内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分拏異言喧豗幸茲秉彞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小學題辭

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

親友之道皆所以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題小學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

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為蓍也分合進退縱横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

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易學啟蒙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

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廵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

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謌

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寛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

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

情性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某書詩集傳序

右周子之書一篇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書乃某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盖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

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
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
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
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書首不疑也然先生
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祁寬居之云傳者見其如此
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
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
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

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所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如理性命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亦或不能有所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為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删去重複合為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

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葺緒餘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偽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真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某又嘗讀朱内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来而五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

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嘗竊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

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於後云乾道巳丑六月戊申新安朱某謹書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其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其按先生之書近歲以来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

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薀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顔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寛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奥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

說久已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

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

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
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
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
端而書之序次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
孔司封黄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删去重複參互
考訂合為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剪弊如
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
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為鄭夫人誌
乃為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
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
又云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

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畧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為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説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濂溪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旉為

其言嘗至其處溪之源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

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於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嘆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

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而天地

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嘆因取舊袠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某謹書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

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

大用既非秦漢以来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某自早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葢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来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

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藴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某謹記周子通書後記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

辭以得意而知其末可以輕議也題太極西銘解後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某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録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為之

録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

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閒或者失之豪釐
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
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説玉石不分而謂
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
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
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
則日用之閒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
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

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来當復出之以附今録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為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程氏遺書

後序

右附録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某嘗竊取實録所書文集内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為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

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輙取以著於篇合為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師道之傳也其庶幾乎程氏

遺書附録後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某所序次可繕寫始某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録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録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為外書

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 程氏外書後序

右上蔡先生語録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閒所見最為超越有論語説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其初得友人括蒼吴任寫本一篇 題曰上蔡先生語録 後得呉中

板本一篇題曰逍遥先生語録陳留江續之作序云得之先生兄孫少卿伋及天隱之子希元者二家之書皆温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子雅言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吴氏本畧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輙因其舊定著為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吴氏之異同者於其

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為之以亢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説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為得辠於程夫子而曽氏為得辠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為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輙放而絶之雖或

被之以僭妄之辠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刋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為一篇然記録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君子考而擇焉謝上蔡語録後序

某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録三篇未及脫藁而或者傳去遂鋟木於贛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閒暇復為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為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板

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吕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録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為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畧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為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

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幷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謝上蔡語録後序）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

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書近思錄後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

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

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某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閒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

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家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
其精要之語别為目録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
詳目録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
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
脩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
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
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

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閒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

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
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閲自備遺
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
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
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
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
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黙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
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

新安朱某謹書資治通鑑綱目序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録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

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閒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閒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

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説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閒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閒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説旁引曲證以强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

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檃括定為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集注序

右楚辭後語目録以鼂氏所集録續變二書刋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為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

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
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
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凉之
意乃為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
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
為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
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
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

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
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厦細旃明師勸
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為眷眷而不能忘者若
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
録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
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
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獻笑之資而何諷
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

矣至於楊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予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絶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蘓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

子呂與叔之言盖又以告夫遊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為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楚辭後語目録序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為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讐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為涉田氏廟改天明為王明之類

耳觀其自言為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閒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為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書則亦民閒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藁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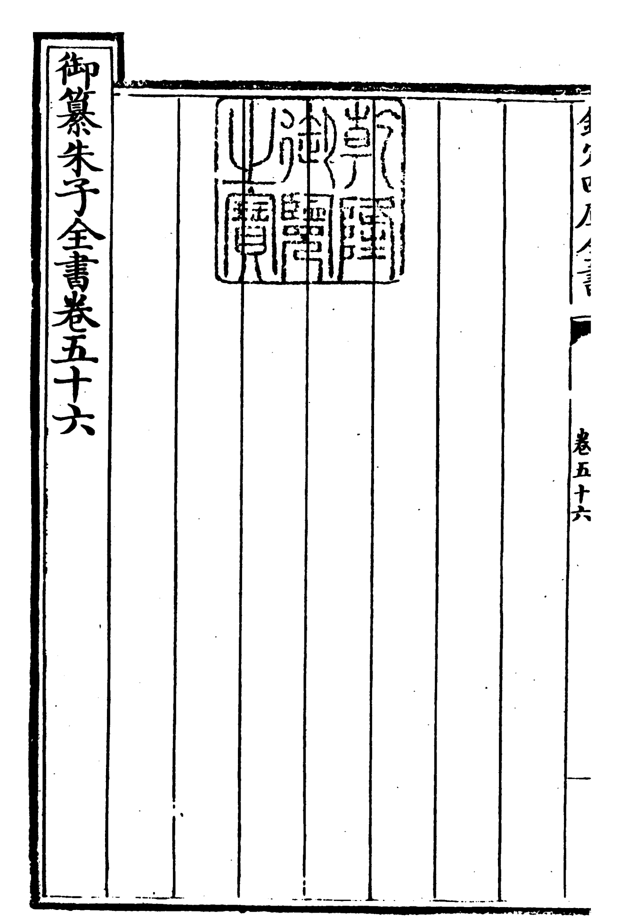
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為重輕也抑韓子之為文雖以力去陳言為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適其職為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韓文考異序）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為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

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為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録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輙因其書更為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閒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為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

而筆削焉書韓文考異前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見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予嘗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為此録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八朝名臣言行録序〇以上文集二十七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六